



□魏美智

# 李岩是焦作博爱人(续)

四是新的阶级思想萌芽是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唐村李氏富甲一方,有许多商业店铺、商行,从李岩的爷爷李政德起在济源经营的煤业,即煤炭的开采挖掘与买卖,是我国民间自办的实业活动,是明朝末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

李岩参加农民起义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

《李氏家谱》在序言和李氏十名参加李自成起义者的条目中均强调:李岩及其李氏其他诸位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者都是李岩“牵诱”参加的。要弄清李岩等人参加农民起义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先须弄清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时间、地点。

据《李氏家谱·李岩》记载:李岩“崇祷七年随父自陕西、山西传拳诱入闯贼营为将焉。”《明史》与此记载稍有不同。《明史》载为:“始贼自灞池渡河,迎祥最强,自成属焉。及入河南,自成与兄子过结李岩、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认为李岩是在河南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要弄清李岩到底是从山西、陕西还是从河南参加李自成起义的,必须弄清李自成当时的活动情况。雍正版《覃怀志》中有崇祷五年至崇祷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河内附近活动的记载。其载曰:“崇正(祯)五年壬申流贼自山西下攻破修武、清化,明年复掠河内、济源县。河内万北兵擒之就于有司。甲戌贼自济源马蹄窝渡河而南,势益猖獗。”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时间是在崇祷七年。从所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崇祷七年的活动范围看,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内、济源,从济源西南



部的马蹄窝渡河进入灞池。由此看来,李岩参加起义军的地点应在河南。李岩是和父亲在山西、陕西传拳期间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河南与山西仅天井关一关之隔。“天井关在山西晋城县南。……《元和志》天井关,一名太行关,在晋城县南四十里太行山上。”天井关为一峡谷,从济源盘谷始,向东会白水入丹水。关南为河内,关北为山西。崇祷七年,李自成为河内活动时,“牵诱”在山西传拳的李岩及其武林弟子入伙。

关于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时间,《李氏家谱》所载的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人员中,除李岩一人外崇祷七年外,李岩、李仲、李友等九人均记载为崇祷十三年。至于李岩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地点,《李氏家谱》记载的李岩参加农民起义的地点则与传统说法大相径庭,李岩因陈奏廷考举考官不平之抱打案后,避开封杞县姨母家传拳,嗣叔父春玉粮行主账银,造赈谣,石粟危,粮行破,入千载寺再拳,也就是说,李岩在杞县赈灾之后,粮行里连一石粮食也没有了,于是粮行破产,李岩重回到幼年习武之地——唐村千载寺再拳。

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经过——是受堂弟李岩“牵诱”参加的。李岩赈灾致使粮行破产后,并未振臂一呼:“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若遣李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此时,李岩尚在河内唐村老家的千载寺,并未在杞县,不可能振臂一呼让“众从之”。李岩此时也并不在杞县,而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之中为将,随李自成作战,不可能“遣李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崇祷十二年、十三年蝗灾、旱灾和官府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农民的激烈反抗。河内县知县王汉在《河内县灾伤图序》中惊呼:“河内盗贼蜂起。”河内及其附近较大的农民起义,有嵩山李际遇起义,原武张司孟作乱,还有河内知县王汉“讨平之”的其他农民起义。李岩为什么没有就近参加这些起义而舍近求远参加李自成的起义呢?其原因一是李岩雄才大略与李自成惺惺相惜。从崇祷五年到崇祷七年,李自成的起义队伍多次转战于怀庆府的清化、修武、孟县、济源等地。济源是李岩任训导的地方,清化是李岩的家乡,李岩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李自成之为人所见所闻是直接的、深刻的。这在《北略李岩归自成》中得到证实。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鸡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非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愧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足下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

二是李岩的“牵诱”。李岩为李岩堂弟。二人自幼在千载寺习武,也是武林挚友,又都是著名的拳师。因此,李岩的“牵诱”,在李岩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行动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牵诱”的时间应在崇祷十三年九至十二月间。据《明史·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因杀人掳掠,所攻城堡,皆遇到强烈反抗。而在破永宁后则“饥民从者日众,远近响应,其势渐强”,这与《明史》记载的初期李自成的形象大相径庭。由此可推定:李自成在攻破永宁前,即让李岩“牵诱”了李岩等人入伙,并听了李岩“行大事,应以收拾人心为主”的建议,整肃了军纪,采取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策,才得到饥民响应。如此看来,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的时间应在李自成攻破永宁之前。在此期间,李自成命李岩回到河内老家千载寺,与同族武林诸友商讨参加农民起义共谋大业之事,并“牵诱”李岩等九人加入起义队伍,“谋主数将”。

三是李岩等参加起义军,也是起义军的特别需要。首先,道、儒、佛三教合一的千载寺庙群造就了文武双全的李岩等人,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成了起义军中急需的栋梁人才。

唐村千载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一座十分古老的寺院,原名无极寺,北魏太平真君时改为太极庙,文成帝二年恢复为无极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名为千载寺。这是一座以无极养生为宗旨的三教合一的寺庙群。《北魏僧惠造像记》称之为“无极故里”、“无极之乡”。唐朝时,千载寺圣僧李道子创艺了无极养生拳、剑等武功。

千载寺深厚的武学传统,深深地影响着李氏族人。李氏家族逐渐走向政坛、武坛,文武双修,武林闻名。这是李岩等十人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为将的基本因素和先决条件。

李岩等参加农民起义军是李自成起义军的迫切需要。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分,是在天灾人祸的压迫下流离失所,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们都是因生活所迫,为谋求生存跟着李自成闯荡。

他们多数人一没有武功,二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三不懂兵法阵仗。要战胜经过严格训练的官兵,迫切需要李岩这样有勇有谋有智的英雄战将。因此,起义军才派李氏家族的李岩回家乡“牵诱”文武双杰、李岩兄弟参加农民起义军。



李岩籍贯河南博爱人史实分析确定

关于李岩籍贯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说法:(1)李岩为杞县人,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2)李岩不是杞县人;(3)李岩是“乌有先生”,历史上根本无此人。李岩杞人之说亦非空穴来风。李岩与杞县沾上关系,缘于陈奏廷参加科举考试。

据《李氏家谱》载:陈沟村陈奏廷(陈王廷,字奏廷)是李岩的姑表兄弟,又在千载寺义结金兰树志文武。这年,李岩、李仲陪同陈奏廷参加科举考试,因奏廷没有向报靶官行贿,考骑射时,靶吏将奏廷风夺巢中靶之箭报为脱靶。陈奏廷怒从心头起,挥刀劈了报靶官。陈奏廷惹祸逃到李际遇农民起义军中避祸,李岩、李仲二人因受株连,逃至开封杞县姨母家避祸传拳为生,并在嗣父李春玉于杞县所开的晶白粮行主账务。

李春玉,字晶白,号精白,是李岩的父亲李春茂的堂弟,田业百亩,长期在杞县以开粮行为生,因无所出,取堂兄的四子李岩为嗣子。再者,李岩的姨母也是杞县人。逃至杞县之后,李岩、李仲便在姨母李门赵氏家聚义传拳。这样,李岩便与杞县沾上了关系。

《明史·流贼传》载:“杞县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乾隆版《阜阳县志》载:“巡抚尚书李精白,为颍川卫军籍,南直隶颍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末领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巡抚山东,崇祷元年三月回籍,约在崇祷八年前不久死去。”李精白是安徽阜阳人,是魏忠贤党羽阜阳人李精白家为“都堂李家”。崇祷时,因魏忠贤之案,李精白人狱判刑。李岩参加农民起义军为将军后,因帮助李自成改弦更张,不再走流寇主义路线,在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街谈巷议李公子,便以讹传讹,将李岩与兵部尚书李精白张冠李戴扯上了关系。实际上,杞县粮行掌柜李精白并非兵部尚书李精白,李岩为杞县粮行掌柜李精白(晶白)之嗣子李岩而非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

1978年,顾诚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李岩不是杞县人,也不是尚书李精白之子,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不过,《李氏家谱》的发现也证明了顾诚先生论点的错误。并非乌有先生,而是堂堂正正的伟丈夫,其籍贯为河南省博爱县唐村。(完)

□王盈燕

## 嵇康的潇洒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的潇洒最令人神往。众所周知嵇康是位美男子,史载,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伟岸俊爽,才华横溢,时人称为“龙章凤姿”,但我认为其潇洒更多地表现在光明磊落、超脱俗流的言行举止上,是骨子里的潇洒。

嵇康善鼓琴,工书画,尤擅草书,博学多才,却生逢乱世。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司马懿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等人皆投身司马集团,连阮籍也不得不出任为官。面对“竹林七贤”的风流云散,其领军人物嵇康既不愿与司马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扭转乾坤,于是选择了在百家岩隐居清修,过着游山泽、观鱼鸟的闲适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嵇康不畏权势、洒脱不群,对于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来访,与好友向秀在柳树下打铁而置之不理,这是率性而为的潇洒。

嵇康的潇洒更表现在刑场上的视死如归,他慨然索琴,弹起了《广陵散》。在裂帛般的琴声中,玄风散尽,琴音空落,嵇康发出了“《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叹息,临刑面不改色,看破生死,世间能有几人?嵇康擅长弹奏的《广陵散》,据说是一位峨冠博带、骨骼清奇的神秘古人所授,这当然是后人在无缘聆听嵇康琴音的遗憾心情下的自圆其说。想那嵇康所奏《广陵散》那么慷慨激昂,那么动人心魄,所以技法失传,只都是因为“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每当我想起嵇康,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他在《赠秀才入军》中的诗句,“良马既闲,丽服有辉。左揽繁弱,右接忘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眼前就仿佛浮现出嵇康白衣如雪坐在竹林里弹琴的身影,周遭竹叶萧萧,耳畔微风细细,他抚琴长啸、目送归鸿。竹子高劲清爽,斯人绝世独立,是真正的名士潇洒。

在嵇康短短40年的生涯中,有20年时间是在百家岩度过的。百家岩位于山阳,也就是现在的焦作市修武县——我们脚下的这一片黄土地,地灵人杰,这始终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山阳人骄傲和自豪的。

随着《广陵散》的袅袅余音,嵇康玉树临风般的身影越走越远,渐渐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留给后人的是永远的

